

哲学原理

笛卡尔著

商务印书馆

B565.21

1

哲 学 原 理

笛 卡 尔 著
关 文 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59年·北京

31106/64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龙门装订厂装订

统一书号：2017·14

1958 年 9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62 千字

印张 1—41/16

印数 1,501—9,500 册

定价 (7) 洋 0.28

出版說明

“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一書是卓越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重要著作之一，1644年用拉丁文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出版。

笛卡尔在書里論述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如世界观上的二元主义，方法論上的理性主义(或称唯理主义)，怀疑精神(反对对中世紀煩瑣哲学的盲从)在追求真理上的作用，以及“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公式等等。

本書作为笛卡尔哲学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所必需参考的一本書。

“哲学原理”的法文本是著者的朋友从拉丁文譯出的，經過著者校对之后并写給法文譯者一封信，这就是本書的那篇自序，同时也是笛卡尔在哲学观点和方法論上的一篇提綱挈領式的导言。

本書的中譯本是譯者根据英譯本譯出的(英譯本名为 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人人叢書”，1927年倫敦版)。中譯本曾在解放前由本館出版。現經原譯者重加校訂，由本館再版發行。

除了本書以外，笛卡尔的重要哲学著作还有：“科学中正确地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論”(或簡称“方法論”，1637)，“形而上学的沉思”(1640)和死后才出版的“指导理智的規則”(大約写成于1628年，出版于1701年)等書。

关于笛卡尔的簡要介紹

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是十七世紀前半叶法国卓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曾經在当时資本主义比較發达的荷蘭長期居住几达二十年之久 (1629—49), 应当說他是在西方資本主义抬头时期的环境中成長起来的。所以法国共产党总書記多列士在他的一篇論文“論笛卡尔” (Maurice Thorez: Discours sur René Descartes, 1950年) 里曾經說, 笛卡尔在自己的著作中体现了“上升时期进步資產階級在思想上的傾向性和敢作敢为的气魄”。笛卡尔不仅是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資本主义社会时期划时代的哲学家, 同时也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卓越学者, 特别是对于数学、物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上的貢獻。

然而, 同时必須注意到, 出生笛卡尔的法国在十七世紀同荷蘭、英国比較起来, 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当时在法国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日趋瓦解, 而資產階級还是軟弱無力的; 在政治上还存在着巩固的專制主义; 教会的統治势力还十分强盛。处在这样的时代里, 出身于貴族家庭和受过貴族教养的笛卡尔, 当他在世界觀上反映資產階級的要求时, 一方面表現了他的进步性, 另一方面又表現了他的妥协性。这就是說, 在笛卡尔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論上, 当它鮮明地反映了資產階級前进意向的同时, 又显然地反映了它不能徹底摆脱中世紀封建思想的束縛; 因此, 笛卡尔就成为十七世紀資產階級对封建階級作斗争时期的二元主义的代表人物了。

笛卡尔認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实体: 物質的实体和精神的实体 (或者称为肉体 and 灵魂)。在笛卡尔看来, 这两者之間完全沒有

关系，也完全沒有任何相同之处，物質和精神是兩種互不依賴而完全各自独立的实体。当然，認為有独立于精神之外而又为人所能認識的物質世界，这是笛卡尔的世界观上唯物主义的一面，这特別表现在笛卡尔的物理学上。然而所謂精神的实体(例如在“哲学原理”一書第 54 节所說的“被造的思想的实体观念”)，便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神話了。世界上沒有独立于物質或自然之外而又能单独存在的精神实体或灵魂实体，正如沒有能离开大腦而又能独立存在的思維一样。笛卡尔在解决哲学的基本問題上，即思維对存在、精神对物質、意識对自然、或心理的东西对物質的东西等等的关系問題上，所以陷入了二元主义的錯誤，这一面說明他不能从中世紀經院哲学中徹底解放出来(精神实体的說法是中世紀神学的一个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在認識論上，笛卡尔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物質第一性与精神(或意識)第二性的道理，于是得出了具有思維屬性的精神实体或灵魂实体，从而否認它(思維、精神、意識……)的派生性。終于，在世界观上笛卡尔还是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縛。

在方法論上笛卡尔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或称唯理主义)的創始人。他和培根一样，都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开始走上坡路时期的思想上偉大的先驅者。正如培根是近代归納法的始祖一样，笛卡尔是近代演繹法的先驅。他的演繹法的基础是数学，特別是几何学。笛卡尔輕視感性的認識，認為它只能給我們模糊不清的观念；強調理性的認識，認為只有它才能使我們得到“清楚而明白的观念”(这是笛卡尔哲学中常用的一个術語)，而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正好是从“清楚而明白的观念”出發，从而得到科学知識的最好典型，这就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認識論或方法論上的基本特点。

辯証唯物主义者認為，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是認識論上

的一个矛盾統一體，任何夸大這一面而貶低另一面的作法都是片面的。笛卡尔在方法論上的片面性不是他对人类理性唱了贊歌，不，他所一貫強調的理性作用以及怀疑精神，正好是反对中世紀煩瑣哲學的有力武器，因而在历史上是有进步作用的。他的弱點在于他漠視了感性的东西、經驗的东西以及生活、实践在認識論上的重要意义，特別是实践在認識作用上的決定性的意义，从而把理性的認識当作是自証自明的真理，进而主張所謂“天赋观念”，这便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义了。

如果以上所說，能簡單地講清楚笛卡尔怎样強調理性的作用、怎样深信人类理性的力量，那末在这里我們將着重交代一下笛卡尔的怀疑精神，無宁說，怀疑正是笛卡尔在方法論或認識論上的出發點，他甚至于怀疑过他是否有手和腦袋以及日月星辰是不是幻相等等，当然，更不用說对中世紀封建主义的那一套傳統信仰和教会神学了。然而必須指出，笛卡尔从怀疑出發，他並沒有陷入怀疑主义。他的怀疑精神最后得出只有“我在怀疑”、即“我在思想”是無可怀疑的，从而产生了“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个笛卡尔的著名公式。关于这个公式，我們談兩點：一點是“我不怀疑我在怀疑”这个提法在認識論上是有辯証法因素的，所以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表现在它既否定了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論，同时又反对了信仰主义或教条主义；另一點是从“我不怀疑我在怀疑”出發，从而得出了“我”是存在的，乃至整个世界是存在的結論，便是显然唯心主义的說法了。笛卡尔这个公式的唯心主义观点后来經常被主观唯心主义者利用。

总而言之，笛卡尔在方法論上，正如他在世界觀上一样，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然而，就笛卡尔所处的历史条件看来，我們对于作为二元主义哲学家笛卡尔的評價，类似我們对于培

根的“二重真理論”(即二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評價一样,他虽然不能完全摆脱中世紀經院哲学的束縛,然而他的思想矛头是指向中世紀封建主义的,目的是解放当时生产力、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就与同为二元主义者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不同了。前者(培根和笛卡尔)是在宗教依然占势力的条件下为科学争地位,后者(康德)是在科学已經占优势的时候为宗教留后門,这就是我們認為在笛卡尔的世界观上和方法論上积极的、进步的东西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笛卡尔哲学里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因素的一面,成为后来唯物主义者、特别是十八世紀法国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者重要源泉之一,而唯心主义的一面,又成为资产阶级“学者”为宗教作辯护的依据(例如法国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和無神論的死对头馬勒伯郎士)。在法国以法国共产党为首的进步力量始終認為笛卡尔是法国民族文化在历史上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的。

作为一个破除中世紀煩瑣哲学的战士,作为一个敢于向封建傳統势力挑战的战士,笛卡尔的哲学著作,是有值得我們学习的地方的。当然,不用說,我們應該看到笛卡尔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我們應該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精神来閱讀笛卡尔的著作。

序 言

作者致法文譯者的一封信，兼作序言。

先生：

您所不辭辛苦譯出的這部哲學，是很精美完善的，因此，我就料到將來讀這部作品底法文本的人會比讀拉丁文本的人多，而且他們也會更能理解我的作品。我所唯一顧慮的，只是：人們如果不會受過教育，或者因為自己所學的哲學不能滿意，因而鄙視哲學，則我這部書的標題或許就會使他們退縮不前。因為這種緣故，所以我想我應該寫一篇序言，一以指示出我的作品的內容，一以指示出我寫此書的目標，一以指示出我們由此所可得到的利益。不過我雖然比任何別人都應該更詳細地知道那幾點，而且應該寫這樣一篇序言，可是我在這裡也只能把此書中所討論到的主要各點加以簡略的敘述。此外先生如認為有應行公諸世人的地方，那就請先生斟酌取舍了。

第一點，我要在此書中先解釋什麼是哲學，在這裡，我是從最尋常的事情起首的；就如說哲學一詞表示關於智慧的研究，至於智慧，則不僅指處理事情的機智，也兼指一個人在立行、衛生和藝術的發現方面所應有的完備知識而言，至於達到這些目的的知識一定是要由第一原因推演出的。因此，要研究獲得知識的方法（正好稱為哲學思考），則我們必須起始研究那些號稱為原理的第一原因。這些原則必須包括兩個條件。第一，它們必須是明白而清晰的，人心在注意思考它們時，一定不能懷疑它們的真理。第二，我們關於別的事物方面所有的知識，一定是完全依靠於那些原理的，

以至于我們虽可以离开依靠于它們的事物，单独了解那些原理；可是离开那些原理，我們就一定不能知道依靠于它們的那些事物。因此，我們必須努力由那些原則，推得依靠于它們的那些事物方面的知識，以至使全部演繹过程中步步都要完全明白。只有上帝确是全知的，那就是說只有他对于万物有完全的知識。不过我們也可以按照人們在最重要真理方面所有的知識之为大为小，說他們的智慧为较大的或較小的。我相信，我所說的这一番話都是一切學者所不能不同意的。

其次我就要提議考察哲学的功用，并且在同时指示出，哲学既包括了人心所能知道的一切，我們就应当相信，我們所以有别于野人同生番，只是因为哲学，而且应当相信，一国文化和文明的繁荣，全視該国的真正哲学繁荣与否而定。因此一个国家如果生下了真正的哲学家，那是它所能享受的最高特权。此外，我該已經指示出，說到各人，則不仅与那些專攻哲学的人交往对他有益，而且他如果能亲身来研究，那是再好不过的。这正如一个人無疑地宁可用自己的眼来指导自己的步履，来享受美丽的光色，而不应当盲目地随順別人的指导；虽則后边这种做法，当然比閉了眼睛，不用指导，只靠自己为好。不过人們如果只圖生活而無哲学思考，那正如同閉了眼睛，不想再睜开它們一样。不但如此，視覺所給我們的觀賞之乐，还远不及哲学的發現所給我們的滿意。最后，我們还可以說，在支配行为，适应人生方面講，哲学的研究，要比眼在指导步履方面講，还更为迫切需要。畜类因为只有身体可保存，所以它們只是不断地追求营养的物品；至于人类，他們的主要部分既然在乎心灵，他們就應該以探求學問为自己的主要职务，因为學問才是人心的真正营养品。此外，我还相信，許多人只要希望在哲学方面有所成功，并且知道自己在哲学方面的才能只到了何种程度，則他們

一定不会在研究哲学时有什么失败。任何卑鄙的人心，亦不会一往不返地固囿于感官对象中，不能稍有一时弃掉它们，来追求较高的好事，虽然他也往往不知道如何才是好事。就是幸运的最大宠儿（富贵尊荣的人们），亦同别人一样，不能免于这种追求。不但如此，我还相信，这类人虽然享有这些好事，可是他们还深深叹息自己得不到更伟大、更完全的善。不过所谓最高的善，若但就自然的理性所指示的而论，而不就信仰的光亮所指导的而言，这种善正是我们借第一原因所知道的真理，也就是哲学所研究的那种学问。这些特殊情节既都是分明真实的，所以我们如果想使人们相信它们的真理，只有把它们元元本本叙述出来就是。

不过人既然经验到，自夸为懂得哲学的人们往往比从来不研究哲学的人们还不明智，还少理智，因此，他就会不肯同意我这些学说。为解除这种疑惑起见，我想我已在此处约略地解释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内容如何，我们的智慧究竟达到哪些等级。第一级智慧所包括的意念，本身都是很明白的，我们不惜思维，就可以得到它们；第二级包括着感官经验所指示的一切；第三级包括着别人谈话所教给我们的知识；此外，还可以加上第四级，就是读书，不过我所谓读书只是说读那些能启发人的著作家的作品，而不是说读一切作品，这种读书亦正仿佛是我们同作者谈话一样。据我看来，我们寻常所有的知识，都是由这四种途径获得的。在这里，我并不把神圣的启示归在这些途径之中，因为它不是循序渐进地指导我们，而是立刻使我们升到确定的信仰。

不过在往古来今，许多大才都曾努力找寻第五条达到智慧的道路——比其余四条确定万倍，高妙万倍。他们所试探的途径，就是要寻找第一原因和真正原理，并且由此演绎出人所能知的一切事物的理由。哲学家的头衔多半就是授与这一类人的。我觉得，

直到現在還不曾有一個人完成這種事業。著作流傳于后代的首要的哲學家就是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不過他們兩人亦無甚差異，所差異的只在于他們一為坦白，一為不坦白。柏拉圖追跡其先師蘇格拉底的后塵，坦白地承認了自己原不能找尋出任何確定的事理來，而且他只是把自己所認為大概可靠的事理寫出來，亦就算了；為了這個目的，他只想象出一些原理，努力以之來解釋別的事物。至于亞理士多德的特點則是沒有那樣坦白，他雖然給柏拉圖做了二十年弟子，而且他也沒有什麼勝于其師的原理，可是他的講學方法一反其師之所為，他往往把自己大概也并不能認為真實的事理，說成是真正而確定的。不過這兩個人，因為已由前述四種方法得到許多見識和學問，而且這些特長又把他們的權威弄得高不可攀，因此，後來繼承他們的人們只願意信服他們的意見，而不肯親自來追尋一些更高明的意見。他們弟子們所聚訟紛紜的主要問題是：我們還是應當懷疑一切事物，還是應當確認一些事物。這種辯論使他們雙方都陷于極荒謬的錯誤。因為主張懷疑的那一部分人，甚至于懷疑到人生的行動，以至忽略了支配行為的日常規則；至于主張確信的人們，則以為確信必須依靠感官，因此，他們就完全信託感官。伊壁鳩魯主張此說最力，據說，他甚至敢于違反一切天文家的推論，說太陽正如我們所看見的那樣大。

真理是兩方面的人所持意見之間的一個中項，因此，我們就看到人們在許多爭辯中都有一種錯誤，就是每一方面的爭辯者愈具有反抗精神，他就離得真理愈遠。不過過分偏于懷疑的那些人的錯誤，也并不曾為人所長久相信，至于其反對派的錯誤，也有幾分受了某種學說的改正，依那些學說來講，感官在許多情況下是可以騙人的。不過我們可以說，確定性不在于感官，只在于具有明白知覺的理解中；而且我們如果只具有由前四級智慧得來的知識，則在

人事方面，我們既不当怀疑那些似乎真实的事理，亦不当認為它們是很确定的，——我們关于它們的意見总是可以改变的，縱然那些意見是由明白的理性所强示的。不过我虽然指示出这一層来，那些偏重确信的人的錯誤，仍不曾因此完全被鏟除。

近代想做哲学家的大多数人，由于不知道这層真理，或者虽知道而却忽略了它，都盲目地追随亞理士多德，往往曲解了他的著作的本义，并且以各种不相干的意見归諸于他，实則起亞氏于九原，他也恐怕未必承認那些意見。就是不追随他的人們（其中有很大的天才），也在幼时習染了他的意見，因为他的意見已成了学校中主要的教材。因此，他們的心就为偏見蒙蔽，不能冲决藩籬，認識真正的原理。我虽然很敬仰一切哲学家，而且不願意多肆責难以取憎于人，可是我正可以举出証明来闡明我的說法，而且我也不以為他們能反对我的說法。我可以說，他們所立的原理，是他們所未完全知道的。例如，我知道他們个个都假設，地球上的物体有重力，但是經驗虽然明白指示我們說，我們所說的重物体都墜向地心，可是我們并不因此知道重力的本質，并不知道物体之下墜，是憑借何种原因，何种原理，因此，我們就必須由别的来源来求得这种知識。至于說到有些人采用为自己的原理的东西，如真空和原子、热和冷、干和湿、鹽、硫磺、水銀等事物，也是一样。不过原理如不明白，則不管推論的方法在形式上如何正确，都不能由此得出明确的結論。因此，由这些原理所得出的推論，并不能使他們确知任何事物，亦不能使他們在追求學問方面稍进一步。他們縱然偶爾曾發現了任何真理，那也是从上述四种方法中某一种得来的。虽然如此，我并不想貶抑他們每一个人所正当地要求的尊榮；只是为了慰借那些尚未注意此种研究的人們起見，我不得不說，哲学正如旅行一样，在旅行时，我們如果背向着自己所要去的地方，則我

們在新方向中走得愈久愈快，我們就愈遠離那個地方，因此，我們後來縱然受人指引，返回正道，我們也不能立刻達到以前預定的地方，好象自己就根本沒有走回頭路似的。同樣，在哲學中，我們如果應用了虛妄的原理，則我們愈仔細琢磨它們，並由此演繹出許多結論來，則我們愈不能認識真理，愈不能得到學問。我們雖然以為自己推論得法，實則我們是離真理愈遠。由此我們不得不推論說，人們愈未曾學過冠冕堂皇的哲學一道，他們是愈適于了解真理的。

其次，在闡明那些事物以後，我本想指出，我為什麼主張那些能借以達到最高智慧即人生至善的真正原理，就是我在這部書中所提示的原理。只需提出兩種理由就足以証實我這種說法。第一就是，這些原理是很明白的；第二就是，我們可以由它們推演出別的一切真理來。因為真正的原理所需要的，只有這兩個條件。不過我很容易證明它們是明白的；首先是取証於我發現它們時的方式，就是說，我要排斥一切有絲毫可疑的命題，因為任何命題在仔細考察之後，凡不能以此方法排斥的，都確實是人心所能知道的最明白最確定的命題。就如我既然憑思考知道，懷疑一切的人在懷疑時不能懷疑他自身的存在，而且在懷疑一切獨不懷疑自己時，能推理的那種東西，不是我們所謂身體，而是我們所謂人心或思想，因此，我就把這種思想的存在認為是第一原理，並且由此分明推得下述的真理：例如說，有一位上帝，他是世上萬物的創造者，而且他既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所以他給我們所造的理解力，在對各種事物有了很明白、很清楚的知覺時，它的判斷一定不會錯誤。這些就是我在非物質的對象或形而上的對象方面所利用的原理，由這些原理，我又在物質的或有形的事物方面，極其明白地演繹出別的一些原理來，就是說：有些物體有長、寬、高三個量向，而且它們有各種形相，並且可以在各種途徑下被運動。這就是我的總原理，由此我

可以推演出一切别的真理来。证明这些原理的明白性的第二个情节就是：它们是各个时代人们所熟知的东西，甚至是一切人类认为真实而不容怀疑的东西加以接受的。只有上帝的存在是被某些人所怀疑的，因为他们过分重视感官知觉，而上帝是既不能见，又不能触的。

不过我所归在我的原理以内的那些真理虽然是自古至今为一切人所知道的，可是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把它们采用为哲学原理，换句话说，他们都不曾以为我们可以由这些原理推演出世界上所有其他任何一种知识来。因此，留待我做的工作，就在于指出，这些真理确是有此功用的。在我看来，要想证明这一点，最好是求助于经验的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要请读者披阅我这部书，因为在我的作品中，我虽然不曾论到一切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想，凡我所提到的，我都已解释清楚，因此，他们只要仔细读一遍，就会有理由相信，要想达到人心所能及的最高知识，大可不必追求别的原理，只要有我这些原理就够了。这种情形尤其显然，如果他们在披阅了我的著作之后，费神想一想，有多少问题在此书中已经讨论得很清楚，解释得很明白，并且在参考别人的著作时，他们可以看出，如果他们以异乎我的原理的原理来解释同样问题，他们的理由又是怎样靠不住。为使他们更容易从事这种思考起见，我还可以说，受我学说熏染的人，比未受熏染的人要易于了解他人的著述，易于估量他们的真价。这正与我前边所说的一开头就研究古代哲学的那些人的情况相反，就是说，他们愈研究它，就愈不易正确地了解真理。

关于此书的读法，我也应当附带说几句话。就是我希望读者首先把全书当作一本小说，通体读完，在读的时候，不必过分注意，纵然遇到困难，也不要停住，只求知道我所谈的问题的大概就是。

此后，他如果覺得我所說的事理值得更仔細地考察一番，而且希望知道它們的原因，那麼他也可以再讀第二遍，以便看到我的推論的前後關係；但是他縱然不能到處明白地發現我的證明的前後關係，或不能理解我的一切推論，他也不要因此就悲觀失望，把它攔起來，他只需用筆把困難的地方標出，繼續不斷地把它讀完。以後，他如果不憚煩地把此書再讀第三遍，則我相信，他在重新披閱之下，一定會把以前所標出的那些難題解決大半。這時，如果還有任何難題存在，他在再讀一遍以後，結果一定能夠把它解決。

在考察各種人心的天然能力時，我已經說過，任何智力遲鈍的人只要遵循正軌，他一定能了解良善的意見，甚至獲得一切最高的科學。這是可以利用理性加以證明的；因為我的原理既然很明白，而且由此演繹出來的，只有最明顯的推論，因此，任何人都不会智鈍識暗地不能了解由此所導出的結論。自然，人們都是不能完全免于受偏見之累的，而且最熱心研究偽科學的人們，也是最受它們的害的；不過除此以外，一般中才之士又往往確信自己無才，不肯研究，而在另一方面，則更為熱心的人們，又有迫不及待之勢：因此，他們又往往接受了遠非明白的原理，並且由此推出可疑的結論來。因為這種緣故，我很願意那些過分懷疑自己才能的人們知道，他們只要肯稍費心思來考察我的著述，他們就可以完全了解其中所說的一切道理。同時我還要警告那些急進的人們，即使是榮榮大才，也必須費許多時間和注意，才能明白我在書中所談及的各個方面。

其次，為使人們了解我印行這些著述的真正宗旨起見，我還希望在這里說明一下一個人在打算啓發自己時我所認為應循的次序。第一點，一個人如果只是由上述的四種途徑得到通俗而不完備的知識，則他應該首先努力擬定一套足以支配自己行為的道德規條，一則因為在這方面我們不容遲延，一則因為过好生活，乃是

人生的当务之急。再其次，他应当研究邏輯。不过我所說的，不是指經院中的邏輯而言，因为他們的邏輯只是一种辯証法，只教人如何把我們已知的东西来向人解釋，只教人沒有真知灼見就来絮絮不休地議論我們所不知道的事物，因此，它不能增加人們的良知，而只能毀坏人們的良知。我所說的邏輯，乃是教人如何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發現我們尚未得知的真理。这种邏輯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熟練，因此，讀者應該在簡單而容易的問題上(如数学的問題)在長时期內从事練習。他在这些問題方面已經培养出某种發現真理的技巧以后，就可以真誠地專心研究真正的哲学。哲学的第一部分就是形而上学，其中包含各种知識的原理，这些原理中有的解釋上帝的主要品德的，有的是解釋灵魂的非物質性的，有的是解釋我們的一切明白簡單的意念的；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在物理学中，我們在找到物質事物的真正原理之后，就进而一般地考究全宇宙是如何構成的；在此以后，我們就要特別考察地球的本性，以及在地球上最常見的一切物体，如水、火、空气、磁石及其他矿石的本性。再其次，我們还必须分別考察动植物的本性，尤其要考察人的本性，这样我們以后才可以發現出有益于人类的别的科学。因此，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別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倫理学。我所謂道德科学乃是一种最高尚、最完全的科学，它以我們关于别的科学的完备知識为其先决条件，因此，它就是最高度的智慧。

不过我們不是从树根树干，而是从其枝梢采集果实的，因此，哲学的主要功用乃是在于其各部分的分別功用，而这种功用，我們是最后才能学到的。不过我虽然几乎全不知道这些功用，可是我既然一向怀着一种热忱，極願对公众稍有貢獻，所以我在十年或十